

V 758/p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托克托县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7 字数 180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 — 80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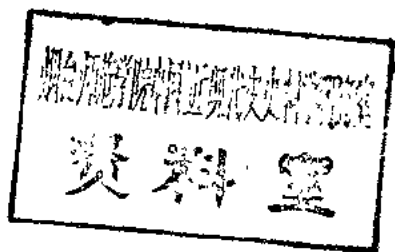
编辑凡例

一、遵照周恩来同志有关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本选辑刊行的目的在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以传之后代，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戊戌政变至“文革”前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工商、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不拘体裁、观点，只要有历史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虽系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但均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希勿公开引用。并欢迎读者和知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必要时得征求作者意见。



目 录

席尼喇嘛及其所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伊盟政协文史委	(1)
旺丹尼玛事略……宝音图	(36)
陈长捷杀害奇国贤之我所见……奇世勋	(44)
奇恩 诚传略……金牡丹整理	(49)
绥远都统马福祥……关钟麟	(55)
马福祥祸绥的一段回忆……常斌魁	(63)
马福祥在绥轶事……刘映元	(65)
四十一军进攻宁夏的经过……刘映元	(85)
四十一军进军青海途中在秦川被困覆灭经过……张 型	(92)
阎锡山、马鸿逵解决孙殿英部四十一军的经过……王福田	(97)
马鸿逵在宁夏统治时期的见闻……杨毓瑞	(102)
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	
新闻报纸出版简况……杨令德	(113)
“五卅”时期绥远学生爱国反帝运动……马映光	(120)
伪内蒙自治军始末……正珠尔扎布	(124)
东蒙“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成立	
与其活动……达瓦敖斯尔	(132)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	达瓦敖斯尔	134
伪满成立的喇嘛宗团是怎么回事	那木海扎布	136
诺门汗事件回忆片段	正珠尔扎布	150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阿·恩克巴图	175
查干葛根活佛生平事迹简介	苏尼特左旗政协文史组	182
清末民初五当召札萨克大喇嘛		
——雅仁匹勒	巴靖远	190
章嘉活佛与山西的关系		
	张子和提供材料 辛补堂整理	197
绥远的烟土行	吴应禄口述 贾汉卿整理	201

席尼喇嘛及其领导的 “独贵龙”运动

伊盟政协文史委

席尼喇嘛，原名乌力吉杰尔格勒，同治五年夏历九月二十九日（1866年11月6日）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壕莱汀札拉干柴登村（今属陕西省榆林县壕莱图公社）穷苦牧民瓦其尔的家庭。

瓦其尔有四男一女：长子布仁杰尔格勒、次子乌力吉杰尔格勒、三子索瓦迪、四子苏勒瑞木和女儿查干胡肯。

乌力吉杰尔格勒，家境贫寒，其父租种富人的土地，其母给富户放牧牲畜，全家就靠他们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乌力吉杰尔格勒，从小就跟母亲逐水草，赶牲畜，过着游牧生活。七岁开始给富人放牧牛犊和羊羔。

乌力吉杰尔格勒自幼聪慧，他父亲渴望他能读点书，长大做个对百姓有益的人。然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穷人的孩子怎能踏进学堂的门槛呢？其父无亲只能在偶尔碰上识字人的时候，恳求人家给儿子教几个蒙文字母。小乌力吉杰尔格勒刻苦好学，稍有空闲，就如饥似渴地温习自己学过的字母，即使在野外放牧，也经常在沙丘上写写划划。这样，当他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

那时，哈然苏木制度规定：丁男长到十岁，就由参、佐领支配差役。佐领还规定：属民的男婚女嫁，都由佐领决定。佐领让哪个姑娘跟谁家的小子结婚，她就得照办；佐领让哪个小子娶谁家的姑娘，他也得照办。因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刚到十三岁，就由佐领做主，同该佐的一家富户的闺女娜仁其其格成亲，被迫成了人家的“顶门女婿”。

从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在这家不但没明没夜地劳动，饱尝了岳母的虐待，还受尽了佐领的压迫。当熬到第五个年头时，娜仁其其格突然病故，于是他岳母就把他撵回父亲家里。回家后的第二年，他家的邻居沙木腾大娘把自己的独生女乌珠木索娃许配给他。也是叫他作“顶门女婿，延续香火”。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乌珠木索娃也不幸去世。善良的沙木腾大娘说：我虽然失去了女儿，但决不离开我的女婿！她把一个亲戚家的姑娘旺钦梅图克过继过来，和乌力吉杰尔格勒成亲，让他们继承了自己的家业。

乌力吉杰尔格勒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是佐领又逼着他给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服劳役，成了王府的伙夫。

伙夫是个苦差事。乌力吉杰尔格勒来到衙门后，就从事背柴、担水、烧茶、做饭、喂马、扫院、推碾子等繁重劳动，一天忙到晚，只能吃到一顿饭。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身上穿的只是一件破烂不堪的皮袄。衙门里的官吏们还任意凌辱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他整整熬了四年。然而，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并未能消磨掉他那好学上进的刚强意志。夜深人静，他在炉灶前，借着微弱的火光，孜孜不倦地读书写字，白天他到野外背柴，也以沙滩当纸，柴棍做笔，书写学得的字句。

经过顽强地学习，他学会了写作诗歌，开始写一些揭露残酷

的封建制度和王公贵族的罪恶的诗篇。天长日久，他写的诗传到了乌审旗王爷的耳朵里。以奸诈狠毒闻名的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听到之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想出了一个妄图叫乌力吉杰尔格勒终生为他效劳的毒计，破格提拔他当了衙门里的笔帖式。

乌力吉杰尔勒虽然当了笔帖式，但他从未想过如何效忠王爷，对衙署里的工作只是敷衍塞责了事。

这时，正是清政府日益腐朽没落，向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国土，屈膝投降的时代。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鄂尔多斯高原上也接二连三地掀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王公贵族压迫、剥削的“独贵龙”运动。察格都尔苏荣，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勾结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王爷、绥远将军以及神木统领等反动头目，对“独贵龙”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牧民的斗争烈火烧遍了整个乌审旗。这个革命浪潮，深刻地影响了乌力吉杰尔格勒，他秘密地参加了“独贵龙”运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察格都尔苏荣秘密派遣他的心腹旺吉勤诺尔布台吉和莫尔根朝克图之流，以三千两银子为代价，偷偷地卖掉了阿鲁德尔苏、嘎鲁特河以西，直至纳林河边的一片牧场。他又派遣绰号叫“依尔巴盖”烂眼的图布新梅林和官吏乌力吉赴西安将这些银子献给逃亡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企图借此升任伊克昭盟盟长。图布新梅林等人的活动毫无结果，察格都尔苏荣只好又派乌力吉杰尔格勒，到西安向满清政府六部衙门上书纳贿。当乌力吉杰尔格勒到达西安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离开西安返回北京。

图布新梅林在西安，整日吃喝嫖赌，把卖地的几千两银子花

得一千二净。图布新准备向西安城内的豪商巨贾借高利贷巨额款项，前往北京进行活动。乌力吉杰尔格勒坚决反对这样做。因此，图布新怀恨在心，图谋报复，就命令乌力吉杰尔格勒去北京，给王爷活动个副盟长的官衔。乌力吉杰尔格勒明白图布新梅林的用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于当年九月到达了北京。由于他无钱向满清政府行贿，别说买盟长的官衔，连进见朝廷衙署的大小官员，都难以办到。他知道如果完不成使命，必将受到察格都尔苏荣和图布新的进一步迫害。当他听说由于连年战乱，乌审旗王爷几年的俸禄一直没有领取。他就找熟人，托朋友，想方设法向满清政府领出了王爷的三年俸禄。他用这笔钱买通了六部衙门里的各级官员，于当年腊月，拿到了任命察格都尔苏荣为伊克昭盟副盟长的“委任状”，返回了乌审旗。

北京之行，大大开阔了乌力吉杰尔格勒的眼界，看到了当时全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局势。他回家之后，就把这些向家乡民众作了广泛的宣传。

乌力吉杰尔格勒虽然从北京给王爷弄到了副盟长的职衔，但却花掉了王爷三年的俸禄。察格都尔苏荣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王爷的老婆，绰号叫做“黄脸福晋”的娜仁格日勒，本来对乌力吉杰尔格勒就恨之入骨，便欲藉此机会暗害乌力吉杰尔格勒。对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已有觉察，便“告病”回家，才使“黄脸福晋”的阴谋未能得逞。

宣统元年（1909年）乌力吉杰尔格勒回家以后，便秘密发动群众，组织领导“独贵龙”运动，控告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和“黄脸福晋”娜仁格日勒勾结汉族地主、奸商，出卖牧场，开垦草地，擅自增加苛捐杂税的罪行。这件事被王爷知道后，又巧施伎俩给了乌力吉杰尔格勒“参领”的职衔，企图把乌力吉杰

尔格勒拉到自己身边来。按照规定，宗教人士不能承担任何官职，于是乌力吉杰尔格勒就披上袈裟，削发为僧当了喇嘛。从此，穷苦牧民都亲切地称他为“席尼喇嘛”（蒙语，意为新喇嘛）。这样，察格都尔苏荣王爷的阴谋，又变成了泡影。

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对乌力吉杰尔格勒更加怀恨在心，便以“违抗王爷命令”的罪名，要把他逮捕法办，查抄没收他的全部家产，让他的子女到王府去充当终身奴隶。但是王爷的决定，更激起了乌力吉杰尔格勒和广大牧民的无比义愤，就把那些奉命前来捉拿席尼喇嘛的走卒们捆绑起来。此后，席尼喇嘛领导的十一个“独贵龙”，如同燎原烈火，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察格都尔苏荣王爷的宝座，也震撼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虽然受到王爷的多次镇压，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鼓舞和支持下，终于推翻了乌审旗王爷的反动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建立了第一个贫苦牧民的政权。当时在鄂尔多斯的广大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充满激情的赞歌——《红旗之歌》：

把我们的红旗高高举起，
保卫我们鄂尔多斯土地。
要把那些反叛的奸贼们，
统统扔进燃烧的火堆里。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同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组织更加严密，斗争更加坚决。其标志有如下几点：

一、参加“独贵龙”的牧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乌审旗王爷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加强了乌审旗的反动武装，席尼喇嘛就针锋相对地把“独贵龙”的民众也武装了起来。

二、“独贵龙”内部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譬如：“独贵龙”成员的花名册是按圆形图案排列的，从形式上根本看不出谁是首要人物。各“独贵龙”之间互相联系时，使用顺口溜，或者引用民歌作为联络的暗号。当时的王公等上层人物，虽然明明知道席尼喇嘛是“独贵龙”的主要人物，但抓不到只字片纸的证据。

三、过去，“独贵龙”采取的主要斗争方式是请愿、告状、上书或示威等。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则从过去那种只搞合法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阶段，对那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王公贵族，贪官污吏进行了坚决的镇压。

“独贵龙”的会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不留豁口，这种形式的会议叫做“无豁口独贵龙”，它用于内部议事；另一种是围坐成的圆圈留个豁口，供人走动，这种形式的会议叫做“有豁口独贵龙”。它用于审讯、惩罚坏人。审讯时，把受审人带入圈内，叫他坐在众人中间，接受大家的审判。被审判的人进入圈内有两种带法：一种是“骑小黄马”，即让受审人骑上一根木棍进入圈内；另一种是“骑赤兔马”，即让受审人骑上带刺的荆棘进入圈内。

察格都尔苏荣的政权更加腐败，他的“黄脸福晋”独揽了旗政大权。她生活糜烂，作风淫荡，成天和管家额尔敦仓鬼混，弄得王府里乌烟瘴气。为了满足她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便对广大穷苦牧民任意增加苛捐杂税，掠夺牛羊，抓牧民充当家丁奴仆。还大片大片地出卖乌审旗的土地。因而，更加激起了全旗人民的愤慨。

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六日的早晨，“独贵龙”的人马在察格都尔苏荣王府所在地搭马菜柴登的西边，扎下了帐篷，打起了旗号。原来，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曾在几天前开会决定，要

在黑夜里捉拿淫妇“黄脸福晋”和淫夫额尔敦仓。现在，他们按照这个决定来到这里，准备行动。王府管家看到这种公开挑衅的阵势，急忙部署层层警戒，通宵达旦，进行防范。

翌日清晨，当“独贵龙”的队伍涌向王府时，却从王府里传来了“管家老爷上吊死了”的消息。人们进去一看，果然看见额尔敦仓吊在一根栓马桩子上，嘴里、鼻子里喷着白沫，正在作垂死的挣扎。人们把他放下来，等他苏醒后，对他进行审讯，这家伙被“独贵龙”的浩大声势吓得丧魂落魄，不但招供了与“黄脸福晋”的奸情，而且供出了他同“黄脸福晋”、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合谋的种种坏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间，他们三人密谋决定，将乌审王爷的养子官布扎布秘密送往大库伦（乌兰巴托的旧称），请求在哲布尊丹巴的手下当一名走卒，为他效犬马之劳。并秘密商定将成吉思汗的陵寝迁往外蒙古。席尼喇嘛叫他的安达们录下了额尔敦仓的口供，把他押解到当时担任伊克昭盟审判官员的札萨克旗王爷沙格都尔扎布那里，要求依法严惩他和“黄脸福晋”。沙格都尔扎布把这件事拖了半年，并暗示要给那些坏家伙们翻案。“黄脸福晋”娜仁格日勒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遣心腹，带上大量金银财宝去进行贿赂。不久传出了“额尔敦仓已经越狱潜逃”的消息，其实是沙克都尔扎布亲自偷偷地放走了额尔敦仓。

额尔敦仓逃走后，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额尔敦仓上告到盟长衙门，上边要派兵捉拿‘独贵龙’的人”；“娜仁格日勒向银川镇守使告了‘独贵龙’的状”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谣言，涣散“独贵龙”的人心。然而，席尼喇嘛并没有上当。这时，著名的蒙古族民间诗人贺西格巴图曾给“独贵龙”写了来一封密信，里面是一首四行诗：

米隆原野的郭县波罗。

闪烁智慧的萨楚茹勒，
未卜先知的狮子呵，
保护万物查干世呼尔蒂。

“独贵龙”的安达们看了此信，都不解其意。可是席尼喇嘛却了解其用意。原来这首诗是用梵语和蒙语混合写成的，可译成下面这四个人的名字：陶里的嘎尔玛（梅林），斯庆朝克图（梅林），桑杰扎布和纳林河的杜格尔扎布。诗的意思是暗示席尼喇嘛要特别警惕这四个人，防备他们耍两面派的阴谋。席尼喇嘛早就觉察这四个人不与自己志同道合，早有戒备之心。因此，在审讯额尔敦仓时，没有追究他“自杀”的原委就是为了防备这四个人的。后来，席尼喇嘛用家乡的土语给贺西格巴图写了一首诗作为回信。在这首诗里，席尼喇嘛不但表示了衷心的谢意，而且说明了自己对“独贵龙”运动的见解和主张。诗文如下：

一张柔软的薄信笺，
折得边缘已经破损。
一个陈旧的灰布信封，
褴褛已不成形。

头戴珠子的人把它送来，
头戴顶子的人把它拆开。
你那龙飞凤舞的笔迹，
聚来多少凝思的眼睛。

局势仍然错综复杂，
桑布继续动摇不定。
意见和主张跟我不合，

头枕在我们这边，手却伸向王公。

在我们这个狭小的天地，
利用了大家对他的迷信。
身披着唐僧活佛的袈裟，
准备着实现他的野心。

愚妄平庸的几行诗文，
也许让你看作笑柄。
不过我在边写边改，
作为对你来信的回声。

措词本想美妙一些，
情势紧迫难以从容。
只好用这潦草的手笔，
随便向你倾吐衷情。

府上的收入正在下降，
精致的哈达谁还敬奉；
就连粉绢也不见一匹，
只剩几句礼貌的奉承。

王府规定的租银税金，
当然不会如数交清。
裕褫空了也只好空着，
你亲自索要也徒劳无功。

当心不要干得太欢，
在方法策略上也要三思而行。
弃官取义才是价值所在，
我真心相劝，望你尽快决定。

如能承蒙更多的帮助，
会得到我们特别的欢迎。
你失去的不过是一肩包袱，
得到的将是大家的信任。

.....

果然不出席尼喇嘛和贺西格巴图所料，没过多久，那四个人公开声明退出了“独贵龙”。随后，台吉旺楚克拉布丹和宝音朝克，被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封为参领，他们也离开了“独贵龙”。“黄脸福晋”妄图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瓦解“独贵龙”，结果，不但无损于“独贵龙”的一丝一毫，反而使这个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团结了。但是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他们怕受到处治，便畏首畏尾，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席尼喇嘛为把斗争坚持到底，加强了思想工作。他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七十余人结拜为兄弟，宣誓要推翻乌审旗封建王公的反动统治。这就是鄂尔多斯历史上著名的“七十安达独贵龙”。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整个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盟审判官员放走额尔敦仓之后，“黄脸福晋”的气焰更加嚣张。她不但企图赖掉她的见不得人的丑事和罪恶，而且还想以“‘独贵龙’的人冲击王府，是要谋杀王爷察格都尔苏荣”为由向“独贵

龙”问罪，把轰轰烈烈的“独贵龙”运动镇压下去。

那时，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每年都去乌审召烧几次香，拜几次佛。每当他去乌审召朝拜时，都要带上大批的随从和仆人，在庙旁搭起宽敞的蒙古包，吃喝玩乐。

一次，乌审王爷和“黄脸福晋”放出风声说：“有了不祥之兆，大难就要临头，需要到庙上去烧香拜佛！”不久，他们便带着大批的随从仆人奔向乌审召。这不过是烟幕。其实他们是想趁此机会溜出乌审旗，到盟里告“独贵龙”的人是叛逆。以便向“独贵龙”进行反扑。席尼喇嘛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同“独贵龙”众安达商量好了对策。

一九一四年二月的一天夜里，当乌审王爷的人马刚刚驻扎在乌审召，席尼喇嘛便带着“独贵龙”的队伍，紧紧地包围了王爷和福晋的蒙古包，并在蒙古包前点起两堆篝火。他亲自带领几个弟兄冲进蒙古包里，揪出了王爷和“黄脸福晋”。察格都尔苏荣见到熊熊的篝火，以为是要把他活活地烧死，吓得面无人色。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把“黄脸福晋”推到自己的前面，向众人表示：一切坏事都是她干的。你们要杀就拿她开刀吧！席尼喇嘛命令他俩跪到篝火跟前，严肃地宣布道：“你们听着！我们‘独贵龙’的众安达，是代表全旗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前来警告奸淫腐化的娜仁格日勒的。她道德败坏，鱼肉本旗百姓，网罗奸党，重用贪官污吏，迫害忠良之士，罪恶滔天。但是，今天我们既不杀她，也不杀你，只是拿她游乡示众，将她的罪恶晓喻全旗”。说罢，他们就把娜仁格日勒驮在马上，连夜离开了乌审召。

“独贵龙”的群众把娜仁格日勒押到全旗各地游乡示众，使她的丑恶行径在全旗各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大煞了她和王爷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独贵龙”运动在全旗民众中的威

信，使全旗的“独贵龙”形成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

娜仁格日勒的丑事被牧民群众揭露出来，把盟里的官员们弄得措手不及，只好把娜仁格日勒和额尔敦仓的丑事反映给上级。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初获胜利。

一九一三年前后，当时，外蒙古正在搞“独立”运动。哲布尊丹巴为了拉拢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曾经给伊克昭盟的封建上层捎来两封密信，鼓动内外蒙合并。这件事对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之流产生了影响。袁世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便极力拢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抵制外蒙古的影响。

一九一三年十月，在绥远城召开了西部盟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王公会议。乌审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托病未去，派西协理朝克图瓦其尔和五喇嘛（朝协理的五叔）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于“独贵龙”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察格都尔苏荣和“黄脸福晋”的威风一落千丈。他们向“独贵龙”的民众讨饶说：“家丑不可外扬，有事咱们好商量，娜仁格日勒的事情就在本旗解决吧。”当时，朝克图瓦其尔同乌审王爷争权夺利，矛盾很大。“独贵龙”就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同朝克图瓦其尔和五喇嘛的联系。想通过他们二人参加会议的机会，把娜仁格日勒的污秽行径和她的口供上报给伊克昭盟盟长和绥远都统。这件事正好迎合了朝克图瓦其尔推翻乌审王爷而篡权继位的野心，因此他欣然照办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日由银川镇守使传达了袁世凯的指令。指令中说：“所报之事已悉。据查，身为乌审旗札萨克贝勒的察格都尔苏荣，在建设中华大业中心怀犹豫，有失旗政，致使蒙古民众骚动，发生‘独贵龙’变乱，理应革其官职，罢其贝勒爵位，以示惩处。”

察格都尔苏荣被革职后，由他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郎承袭了